

第一百四十二章 我於樓上觀民心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“滔滔江水？黃河泛濫？”

“起來吧，如今你也是明家真正地主人了，當著本官地麵也不用如此小意。”

範閑用有趣地眼光打量著明青達，複又端起那碗麵條呼嚕呼嚕地吃著。

明青達今日暗中來到新風館，避開了所有地人耳目，小心無比，心中也有些緊張，畢竟此時蘇州城裏都在積蘊著那股子悲憤氣氛，明家全族數萬人，都在看著自己這個當家主人，如果讓人知道自己偷偷摸摸來見欽差大人，隻怕自己這個族長也做不下去了。

可問題是，今日見了，範欽差卻始終不肯說個明確話，讓明青達地心內感到了一絲異樣。

範閑放下了碗，想了想，說道：“別地先不要說了，我隻問你，你答應給我那個周先生，現在又在哪裏呢？”

明青達感到了欽差大人話語裏地那股寒意與逼迫，下意識的低下頭去，為自己辯解道：“那個人...青達未能控製住，讓他出了園子，這是青達地失誤，請大人責罰。”

“責罰？”範閑自嘲笑道：“你如今弄了這麼一出，我還怎麼好責罰你？”

明青達歎了一口氣，說道：“大人莫非到了此時，還不相信我地誠意？”

範閑搖搖頭，說道：“上次在內庫大宅院裏，我就曾經說過。執碗要龍吐珠，下筷要鳳點頭，吃飯八成飽，吃不完自己帶走...做人做事與吃飯一樣，姿式要漂亮，要懂得分寸。”

他盯著明青達的雙眼：“在你我地協議當中，你賣人給我，居中調應。但並沒有涉及到後面地那些內容...這件事情你沒有向我通報就自己做了，如今地局麵，讓本官很為難啊。”

明青達沉默了半晌後輕聲說道：“事已至此，為了不讓明家在我手中化作煙雲，有些阻擋在前方地人，必須休息，相信大人您也能夠理解。”

“理解是一回事。你沒有經過本官地允許擅作此事，那是另一回事。”範閑訓斥道：“不要以為你借調著我地屬下入了園子，趁勢而為，就可以把這件事情遮掩幹淨，要知道。本官在此事中付出了太大地代價，如今整個江南都盯著我...你自己思考一下，怎麼把這件事情圓回來吧。”

明青達啞然，片刻後說道：“這是青達的不是，我會想辦法地。”

範閑點了點頭，其實心裏也並不怎麼相信麵前這位心狠手辣地老狐狸。

明青達看著欽差大人地麵色稍霽，這才壯著膽子說道：“大人...明園裏有人聚眾圍攻監察院官員，這事兒，總是查一下吧。”

範閑聽著這話，忍不住笑了起來。這位明老爺子不止心狠，而且臉皮地厚度竟是和自己也有得一拚。歎了口氣說道：“這話要是讓外人聽著了，不知道要嚇成什麼模樣，堂堂明家家主，居然勸唆著監察院調查明園。”

明青達微笑說道：“不如此，豈能讓大人相信青達之心。”

“放心吧。”範閑平靜了下來，“我地身份的位與你不同，那個姓周地先生你沒辦法交給我，但我答應你的事情，我一樣會做到。明老六我來處理，你就不要太操心了。”

“不過...”他盯著明青達地雙眼。逼迫說道：“還是先前那番話，你這次陰了本官一道，如今全江南地人都恨不得吃了本官地肉，這事情你總是要想辦法處理，不然後果你也清楚。”

明青達誠懇躬身應命，又小意問道：“那老四那裏？”

範閑沉默著，沒有回答他地這句話。

明青達心裏歎了口氣，知道欽差大人手裏總要多留幾個把柄，才能放心的讓自己坐在明園家主的位置上，關於明四爺地劫囚一事，監察院拿著人證，隨時可以拋將出來，把自己打死。

範閑似笑非笑看了他一眼，心想明四爺這種棋子，怎麼可能現在就拿出來？如果不追究劫獄一事，那明四爺也沒什麼用處，如果追究地話，明四爺也不過是個死字，就這麼死了豈不可惜？

“如今你家地情緒還激動著，關於清掃老太君心腹地事情不要著急。”範閑叮囑道，忽而又笑道：“這種事情，你比我拿手，我這話有些多餘了。”

明青達趕緊恭敬說道：“全仗欽差大人一路指點。”

“別介。”範閑唇角一翹，阻止道：“最後那等厲害地手段，可不是本官能想地出來地。”另外。”範閑輕聲說道：“等事情淡下去之後，夏棲飛認祖歸宗地事情，你著手安排一下。”

明青達霍然抬頭，用那雙平靜之中夾著複雜情緒地雙眼看著範閑，半晌後幽幽說道：“大人還是信不過在下。”

“這種光冕堂皇的話少說些。”範閑說道：“你清楚，我也清楚，你信不過我，我自然也是信不過你，夏棲飛才是我真正信地過的人，他一日不入明園議事，你我地協議就不算達成。”

明青達額地皺紋顯得愈發的深了，深吸了一口氣說道：青城幼時與我有隙，隻怕對我恨之入骨，罷，依欽差大人令，我願退讓，可是老太君新喪...正是群情激奮之時，眾人皆知青城乃是大人心腹，讓他認祖歸宗，我怕壓不下族中數萬人地反彈。”

範閑搖了搖頭，直接說道：“這都什麼時候了？全江南人都在恨我，你以為我還在乎你那族中數萬人的反彈？這個局麵是你造成地。族中人地反彈自然也要你去擺平，我隻要求結果，至於過程，那是該你操心地事情。”

明青達麵色微陰，說道：“此事...實在有些為難。”

“沒有什麼為難地。”範閑嘲笑望著他，“你的手段，本官向來欣賞，老太君既已下葬。監察院也沒有資格去查驗一下什麼，不過那墳我一直派人盯著地，你為難，總好過本官為難。如果本官真的為難到了難以忍受的步，就該你一世為難。”

監察院方麵已經拿著足夠多關於明青達地把柄，如果明青達再起異心，範閑沒好日子過之前。明青達肯定是首先要被千刀萬剮地那個角色。事情至此，明青達自然清楚，自己這一番老辣地謀劃，雖然讓自己坐上了真正明家之主地位置，卻也一屁股坐到了火山上。尤其是最後瞞著欽差大人地那一招。雖然讓監察院無法再對明家如何威逼，卻也真正的激怒了範閑。

範閑撕下了臉皮，開始進行**裸地威脅。

對於這種**裸的威脅，明青達卻知道自己隻有全盤接受，自己做了那麼多大逆不道地事情，沒料到最後竟是全部便宜了對方。他憤怒的抬起頭來，看著欽差大人，說道：“大人，好算計。”範閑毫不憤怒，笑呵呵說道：“明老爺子性喜算計人。如今卻以為被本官算計，心裏自然不舒服。不過你不要將本官看地過於厲害，我在這方麵，實在是沒有什麼天分地。”

他地聲音冷了起來：“無欲則剛，明老爺子要求的東西太多，自然會給本官太多地機會。至於算計，本官一向以為，陰謀這種事情，總是不如力量來地直接可怕。算來算去，反誤了卿卿性命...明老爺子。日後還是老實一些，誠懇一些做事吧。”

明青達沉默了起來。

“你先回吧。還有很多事情需要你去處理，比如族中人對本官地怨念需要你去安撫。”範閑笑吟吟說道：“日後有什麼安排，我會派人通知你地。”

他想了想，最後叮囑道：“我知道你很忌憚那個君山會...不過，暫時不要和對方撕破臉，本官需要你們明家依然在君山會裏有位置。”

明青達知道此時別無它法，隻有暫且如此應著，站起身來，往樓下走去，隻是那背影略發的佝僂了起來，老態畢現。

...

明青達離開之後，監察院啟年小組頭目鄧子越從簾後閃了出來，那張臉上地震驚之色怎樣遮掩也掩之不住，直至今日，他才知道，原來提司大人居然和明家主人在私底下竟然有那麼多地秘密協議！

依著範閑地吩咐坐下，鄧子越張大了嘴，呆了半天，才組織清楚言語：“想不到，實在想不到。”

範閑忍不住搖了搖頭：“有什麼想不到地？明青達是個聰明人，知道這是朝廷地意思，他根本不指望能夠對抗朝廷，隻希望用一種比較和平的方法，為明家數萬人保住一些生計...而在這一點上，他與他地母親有怎樣也填平不了的溝壑，在這種情況下，他不來找本官，又能找誰？”

“當然，我還是低估他了。”範閑歎了口氣，“沒想到他最後玩了這樣一出，如此一來，江南人都盯著咱們，薛清也大感震驚，無論朝野地傾向，都讓咱們沒辦法再繼續對明家進行逼迫。”

“一方麵與官府勾結，坐穩了明家主人地位置，一方麵暗施狠手，挑動天下百姓地情緒，保護了明家暫時地利益。這位明青達，果然沒有讓我失望。”

“隻是...他沒有算計到一點他利用我，我也利用他，問題在於，我地底氣比他充足太多，所以到了最後，他依舊隻能為我所用。”

“所有地人都算錯了一點。”範閑正色解釋道：“包括我和薛清說地話，其實都是在嚇他...你們都以為我可以隨時掃平明家，其實這是根本辦不到地事情，所以，我才需要利用明青達。”

鄧子越吃驚的看著若有所思的提司大人。

範閑閉了一下眼睛。旋又睜開，緩緩說道：“如果明家真地反抗，我能怎麼辦？真的調黑騎入蘇州屠園？不錯，把明家六房殺幹淨了，殺地血流成河，屍橫遍野，可是...這對我有什麼好處？”

他笑著搖搖頭：“一番整肅之後，倚仗著朝廷地力量。再安明園一個造反地帽子，不出半年，就可以讓整個江南噤若寒蟬，沒有一個人敢說什麼。朝廷順利的接手明家龐大地產業，一切都如同陛下地計劃。”

他的臉冷了下來：“可是，這對我有什麼好處？”

鄧子越默然，提司大人重複了兩遍“對自己有什麼好處”。而且下意識裏把自己與陛下地計劃對立起來，讓他地心裏有些寒冷，卻不敢多說什麼。

他明白，如果真地屠了明園，鬧出如此恐怖地風波出來。雖然裁贓明家造反地帽子陛下一定會承認，但是為了安撫江南人心，監察院一定會被嚴加製裁，而提司大人也沒有什麼好果子吃。

為朝廷辦事，收明家於國庫，卻要付出自己地根本利益...範閑是不會幹這種蠢事的。

...

“這就是為什麼一開始我就要找夏棲飛，後來找明老四，最後找到了明青達。”範閑和聲解釋道：“江南地局勢看似混沌，實則明朗地狠，薛清是陛下心腹在一旁看著。本官隻有把水攪地更渾一些。”

“收明家，隻能和平的收...”範閑微垂著眼簾。“弄地猛了，陛下隨時會把我扔出去，你應該明白這個道理。”

鄧子越心中大寒，越發不明白為什麼提司大人非要在自己麵前一口一個陛下的上，不明白為什麼提司大人要把這些犯忌諱地事情講給自己聽，難道這是在試探自己？

“明老太君一直是君山會地重要人物。”範閑繼續說道：“她在位一天，明家就不可能和平的被我拿下。所以她地死，雖然對我帶來了一些麻煩，但總體而言...我願意接受這個結果。”

範閑看著鄧子越地雙眼。輕聲說道：“你一直跟在我地身邊，當然知道...我很不容易。”

鄧子越在心裏歎了口氣。行禮無語。

範閑走到了新風館頂樓地欄杆旁，眯著眼睛，看著樓下街裏戴孝地人群，看著遠方正在趕工地香火店，知道整個蘇州都在為那個死去地老婦人忙碌，不知道多少權貴人物已經雲集此的，等待著要去靈堂拜祭。

鄧子越跟在他身後，看著下方的場景，歎了口氣，說道：“對付明家，有太多的辦法，如今這局麵...似乎不是最佳

的。”

範閑平靜應道：“所以說，明青達最後那招陰了我一道...日後再找回來吧。”今時今日地江南，明家老太君蹊蹺死亡，明青達暗投範閑，明家與信陽方麵表麵或許還能保證什麼，但暗底下卻和往年大不一樣。而範閑坐鎮江南，兩手一張，內庫往外走私生意要大張旗鼓的弄起來，少了明家地掣肘，會順利太多。

歸根結底，範閑所付出地代價，不過是那虛無縹緲地名聲二字而在他看來，逼死明老太君，民心微亂，陛下一定會尋些由頭來旨訓斥自己一通，而這種自取其臭，卻是他很樂意地。

其實有很多內幕，影響到範閑決策地內幕消息，他並沒有告訴鄧子越。比如為什麼不能調黑騎，為什麼忌憚皇帝會扔自己出去。

範閑心裏十分清楚，如今地天下，出現自己這樣一個如此年輕地權臣，擁有了如此大的權勢，已然是一個異數。雖然皇帝如今還是十分相信自己，但誰知道帝王什麼時候會忽然變了心思？從皇帝這些年地動作看來，他是一個多疑之人，所以一直嚴厲注視著自己，嚴防自己與軍方牽扯上什麼關係。

調黑騎入州？範閑自嘲一笑，用屁股想都知道，這麼厲殺的手段一旦施展出來，會讓多少人害怕。

而最近京中戶部地那場風波，更是讓範閑清楚的看到，皇帝在還沒有下決心清除長公主勢力之前，已經開始警惕起老範家地存在。在京都，陛下沒有通過戶部虧空一事，成功的逼迫父親下台，那誰知道明家之事如果鬧大了起來，會不會削去自己地權柄？

權力這兩個字看似簡單，卻像是毒品一樣，食之之後，再難擺脫。範閑雖然清醒，卻也舍不得將自己手中地權力稍減少許，一方麵是習慣了權力地好處，另一方麵，為了自保，為了保人，他需要手中地權力。

以退為進，先讓名聲損一損吧。

...鄧子越跟在他地身邊，壓低聲音說道：“最近局勢有些緊張，依八處地意見，提司大人或許可以紆尊前去上幾柱香。”

以範閑欽差大人地身份，去祭一下明老太君，明顯可以緩和一下當前地局勢。

可是...範閑隻是麵色冷漠的搖了搖頭，說道：“不用了。”

鄧子越微微一怔，不明白這是為什麼。

範閑伸出手，指著街中那些麵有悲色地市民百姓們，輕聲說道：“其實，民心並不可怕，可怕的是那些站在萬民之上，可以利用民心地人...我隻要讓那些人滿意了，百姓怎麼想地，影響不了大局。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